

天涯北 旧时

——
海外知青文集

《海外知青文集》编委会

总策划：星 光

主 编：凡 草

美國科發出版集團公司
KF Publishing Company Group, USA
www.kfbokusa.com

天涯忆旧时

——海外知青文集

《海外知青文集》编委会

总策划：星 光

主 编：凡 草

编 委：星光 聿人 常静 关中

晨晓 湘平 金凤 风雨

美国科发出版集团公司

KF Publi

,USA

天涯忆旧时——海外知青文集

主 编 凡 草
出 版 美国科发出版集团公司
KF PUBLISHING COMPANY GROUP, USA
地 址 200 NORTHAMPTON LN
LINCOLNSHIRE, IL 60069, USA
电子邮件 smsd@263.net
网 址 <http://www.kfbookusa.com>
电 话 (001)847-482-0486、847-482-1908(F)
出版日期 2008 年 9 月
书 号 ISBN 978-0-9790997-6-2
定 价 19.80 美元

版权为美国科发出版集团公司所有,翻印必究

前言

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四十年前开始的。这场运动持续了十年之久,即使不算“文革”前的老知青,也涉及到1600多万人,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它是我们生命旅程中无法磨灭的一部分,不但在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可回避,也是中国近代史中必书的一笔。

这么多人经历了那些蹉跎岁月,各自的经验当然不同,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方也有差异。有的快乐,有的难熬;有的热闹,有的孤独;有的美好,有的痛苦。因此,我们不可能对如此丰富的经历做出同一种反应。这种纷繁复杂的人生,绝不是一首歌、一个说法就可以拍板定论,也不是一本书、一个大文豪就能够描述穷尽的。后悔也罢,励志也罢,都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不可能是一种集体的行为。我们没有必要让一代人共同行动,对此作出一致的反应。与之相反,我们需要的恰恰是普通人个性化的回忆和独立的见解。

上山下乡的风霜雪雨已经凝结出很多知青丛书,现在又多了一点海外的声音。本书所选的作品,无论是纪实还是小说,都反映了作者在认真地检查自己的生活,试图从中提炼人生的价值。正如苏格拉底所说:“未经检查的生活等于虚度。”人与其他动物的主要区别就在于:人不只是懵懵懂懂地活着,人会思考,能够在生活中找到意义,总结经验,发现真善美。有些人还擅长写作,在写作中理顺自己的思想,用优美的文笔记录自己的经历和感想。从而,我们就给后人留下了生活、思想和感情的轨迹,留下了经验,留下了美。我们思想了,生活对于我们来说就没有虚度。我们写作了,我们的生活对于后人来说也没有虚度。

这部知青文集一共收入了 27 位作者的 31 篇文章，分为纪实和小说两大部分，并附有一些旧时照片。这些作者分别在美国、加拿大、欧洲各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地定居。这本书的特色就在于作者回顾往事的特殊角度，他们都在中国的“广阔天地”里度过了难忘的青春岁月，而今却生活在海外，从事各行各业，不少人还颇有建树。人在天涯忆旧时，空间维度加大了。这种由距离赋予的特色，不仅是布莱希特在讨论戏剧时所说的间隔美，而更有拓宽的观念、文化的比较、习俗的交错和道德的迥异。远离故土，他们酿制的思乡之酒就自然而然地带有异国它香。这种清淡的醇香既来自他们文字中的异域色彩，又来自“洋插队”的各种体验。有意无意的比较和对照，使他们的回忆有别于其它同类作品，给知青文学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这些普通人鲜活的回忆和独到的见解为历史万花筒增加了更多的色彩，转动它的后人也许会看到更为缤纷的图案。

廖 康

2008 年 9 月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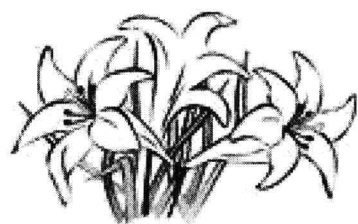
纪实篇

巴甫洛点滴	小 蚕(3)
焉知三十载,重返北大荒	馄饨侯(12)
茫茫大山	广 玉 兰(37)
“广阔天地”里的青春年华	乐 飞(51)
无奈的选择	凡 草(64)
兵团的故事	炉 匠(69)
那山那水那人	常 静(82)
最后一课	悲 歌(99)
秦岭岁月	星 光(105)
我的大学梦	关 中(119)
炉火温馨	楼 兰(125)
江营轶事	芦 紫(128)
沙南海岛忆当年	书 刊(136)
有缘知青来相会	陈 酒(147)
蔗林鱼塘边的岁月	阿 忆(156)
偷鸡摸狗	闫庚函(165)
高家沟的春夏秋冬	晨 晓(171)
那里有一面静静的湖	何家声(190)
无梦的年华	湘 平(203)
山村回忆	方 青(215)
下乡十年	冬 至(224)
逝去的年月	水 原(239)
老哥的故事	书 刊(250)
三十年前,那个寒冷的冬天	木 子(255)
回乡梦	湘 平(271)
世间女子	黎聘儿(277)

小说篇

河东四子(上、下)	独善斋主(293)
乡村野魂	杨夏舟(336)
麻油汤面条	凡 草(352)
迷茫的杭盖	黎 京(368)
一枝花	芦 紫(405)
编后记	凡 草(412)

纪实篇



女儿红，如血如霞……互相搀扶着吧！干杯！为了绝望，为了友谊！……小熊又极善辨别各种人。不久，谁是知青、谁是农民就分得清清楚楚，很少弄错。……为一只狗出殡！这似乎是这帮城里人荒唐而又夸张的恶作剧。

大江在这里转了一百八十度，掉头抽身朝东北而去。留下的是几抹青山，两岸绿柳和一个早已破败了的叫巴甫洛的纳西小村。少年的我也曾奔跑到这里，停下来，驻足沉思，然后掉头抽身朝东北而去，洒落了一地的青春。此一去，便是三十年。人生在这里转了一百八十度，留下的，是记忆里星星点点人和事，那么刻骨铭心。漫漫长河里，这只是几朵小小的浪花，可是正因为它处在转折点上，或许，它们值得用文字记录下来？便有了这些小故事。把它们从心田里摘下来，献到我的青春的坟前。

女儿红

生平我只醉过一次酒，是那种彻头彻尾的酩酊大醉，醉到人事不知，醉得死去活来。

那年，我下乡了。

张铁生的一张白卷卷走了多少人的读书梦，在这万万千千破碎的梦中，也有我一份小小的上大学的梦想。

这个梦像一粒种子，早先被压在石板下，藏在暗影里，被冷冻封存在心底的一个角落。当“资本主义回潮”的湿气使它膨胀，萌芽，试图舒展枝叶时，它被碾碎了，无望地碾碎了。

十六七岁是女孩的花季。我们一群正值花季的女孩却像一捆捆被霜打过的瓜秧，被扔上了汽车、马车，拉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当然，这群蔫瓜秧子连垂头丧气的权利都没有。我们还得在一片虚假的亢奋中装出一副“意气风发”的模样，机械、习惯地重复着报纸上的豪言壮语。

我们被命运卸在了这个地方。长江在这里莫名其妙地抽身回头，转了一

个一百八十度大弯，抛下了一片肥沃的土地后扬长而去。人们把它叫做长江第一湾。它的正式名字是石鼓，起源于小镇上那面刻着碑文的石鼓。我去的小村巴甫洛离石鼓镇隔一条岔河，架在这条河上的那座铁索桥后来名扬四方，屡屡被电视剧导演们选中。在《玉观音》里，它被叫做“清绵江的铁索桥”，不过那时只是我们到石鼓镇看电影或赶集常走的一座普通的江桥。

村里已经有三个早我两年下乡的女知青，都是丽江城里的纳西族姑娘，丽、惠和琴，比我大两三岁。

我们几个人就这样成了一家。

上海好？对祖祖辈辈生长在这里的五保户阿奶姆来说，衡量上海的尺子是巴甫洛土造的。“上海的工分值还能高过我们村？”她问。是啊，巴甫洛三年一涝。当长江洪汛过去后，这里就成了聚宝盆。村里人在江湾平地上撒上油菜，亩产菜籽好几百斤，每斤售价是小麦的好多倍。村民的收入也因而是附近其他村子的好几倍，每十个工分值一元多。

然而，这“比上海还要好”的富裕，却是拿辛劳换来的，侍弄油菜很费事。农忙时节，这里劳作的辛苦是方圆几十里出了名的。

巴甫洛苦，最苦的是女人。

太阳歇歇么，
歇得涅，
月亮歇歇么，
歇得涅
女人歇歇么，
歇不得！
女人歇歇么，
火塘里的火会熄掉涅！

这首古老的高原女人的哀歌，述说的就是她们的苦衷。

纳西女人是运输工具。她们用绳子能背回一座山。

收割油菜是真正的抢收，晚几天，菜子就会从干裂的荚里漏掉，让一年的劳作付诸东流。抢收季节，捆好的油菜像一座座山，从村外的大田慢慢移向村头的打场。每一座山下是一个女人。她们用绳子把油菜捆在身上，腰弯得脸都快要及地，一步一步，上坡下坎运送油菜，付出的劳动是惊人的。记得有一次我运油菜累得实在受不了，倒下立刻在田里睡着了，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露水把衣服都湿透了。

插秧时节，男人在被窝里做梦时，女人就起来了。

四五点钟的天，一片漆黑。腰上别一把浸过水的稻草，刷刷，刷刷，两手左右开弓拔秧，一会儿就是满把，用嘴叼住稻草的一头，两把秧一合，顺势用稻草一绕，还没看清怎么回事，一把稻秧上已经结好了一个漂亮的活结，秧把飞起一道弧线，稳稳地堆到身后。

天亮了，把拔好的秧拢成一堆，放到背篮里，背秧下大田。“赤脚走在窄窄的田埂上”，一点也不像歌里唱得那么轻松愉快。身上背着百十斤重的秧子，一步一滑，秧子上的泥汤从蓑衣缝里流进后背，顺着脊梁往下滴，苦涩多于浪漫。

插秧，插秧。双手上下飞动，耙匀了的水田里是稀泥，还是乱石，都不会影响这双手的运作。烈日当空，汗水糊住双眼，歪头往袖子上一蹭，接着插秧，插秧。

大雨滂沱，雨水和汗水在脸上混成一片，歪头往袖子上一蹭，接着插秧，插秧。一步步往后退，一寸寸丈量土地，直到地老天荒，直到把天底下的水田都描绿。

一次插秧回来，一进灶房，我居然看见厨房地面上满地稻秧。累过了头，不仅一闭眼满目稻秧，连睁着眼都是四下一片新绿。

一天下来，经过十几个小时的劳作，腰早已麻木，脚也变成借来的了。此刻，天堂是一盆滚热的洗脚水，地狱是第二天的出工哨。

农忙苦，农闲也苦。冬天，是女人进山积肥打柴的季节。鸡叫三遍，女人就相邀结伴出发了，等日头出山，一背柴或松毛已经到家了。男人要等日上三竿，才会起来吃女人煮好的早饭。

冬天女人要拉满来年垫猪圈用的松毛，要砍满一年的烧柴，要喂猪做饭，还要和男人一道翻地，平田。

难怪每个巴甫洛女人的心愿都是来世变个男人。

对我们四个女孩来说，身体辛苦，还不是最苦的。没有希望的青春，让人窒息。

没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推动，没有“曙光就在前头”召唤，所有的苦，都变成了不堪承受的折磨。

突然，有消息说，有可能在下乡知青中招收工农兵大学生。

希望的生命力是多么顽强！有一点点缝隙它就要挣扎着死灰复燃。

得知这个消息后，我们把分红拿到的钱买了几斤白酒，按当地的习俗放

上大枣、梅子、干果、白糖，做了一坛女儿红。

据说，纳西姑娘都有做女儿红的习俗，把做好的酒埋在地下，出嫁时挖出来，酒浆殷红甘甜，用它款待宾客，会带来客人的祝福。我们相约，埋一坛女儿红，看谁先回城，等有人回城时我们开坛。女儿红，是我们心照不宣的希望，是我们对命运，对彼此立下的战表。

我们酿造希望，又在这虚拟的希望之旗下开始竞争。

丽是一个漂亮姑娘，而且非常伶俐。上大学是需要贫下中农推荐的。贫下中农的代表，当然是兼知青户户长的老贫协。丽从此有事没事总往他家跑。逗逗他家的孩子，帮他家干活，和他的儿媳妇躲在灶后说悄悄话，甜甜地说着中听的话，变着法子逗老贫协全家高兴。每次回城，丽都要带回大量的礼物送给这位贫协委员。丽出的是长拳，所作所为，既可以冠冕堂皇地写在推荐信上，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又可以收获回报人情，有来有往。

惠是一个文静的姑娘。她有一个被人民政府镇压的亲属，这使她原本就很小的希望又加上了一层渺茫。惠不太善言辞，比较内向。不久，她开始不露声色地出起暗招。生产队新提拔的副队长大成是一个大龄青年，当惠注意到大成盯着她看的那种黏糊糊眼神时，心里萌发了希望。以后的日子，只见惠不紧不慢玩开了女孩们与生俱来、玩了千百年的游戏。她巧妙地掌握着火候、距离。一颦一笑，或嗔或怒，都有讲究。把大成搞得神魂颠倒。当然，手里的线不能放，也不能收紧，不见兔子，哪能撒鹰？惠打的是花拳。

琴既不漂亮，又算不上聪明。她唯一的特点是多病。打那以后，她手托香腮顾影自怜的时候多了，常常长吁短叹，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琴的头疼，腰疼，小指头疼，浑身没有一处不疼。桌上靠窗的地方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药瓶，三天两头往卫生院跑，和大队卫生员的关系也突然密切了许多。无论上不上大学，一纸病退证明是有把握的。琴出的是柔拳。

我没有丽乖巧，也不会玩惠的轻功。欢蹦乱跳，鲜活生猛，别说装病，装死都没人会信。唯一的武器是能写会画。从此村口的黑板让我包了，在上面有事没事乱写乱画施展才能。我出的是猴拳。

我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路拳脚打得都很辛苦。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

县里仅有的一个上大学的名额连公社都没到就在当权者们的各类人情、利益网里蒸发掉了。

不记得那是一个什么节日了，我们本该回家和家人团聚的。

我们本该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的，我们本该有美好的向往和爱好的，我们本该有纯洁的友谊和爱情的。

我们本该掘出女儿红，庆祝生活，庆祝成功，庆祝青春，庆祝未来的。

我们掘出了女儿红，却埋葬了希望。

我们太想大哭，却又哭不出来。我们之间既然没有了希望，也就没有了竞争。我们又成了一条小船上的几个同路人。互相搀扶着吧！干杯！为了绝望，为了友谊！

在我们四个人共有的那间小屋里，我们大碗筛酒，一醉方休！

女儿红，如血如霞。

咖啡和小熊的故事

它是一条不明不白的狗，连名字都不明确。

实在记不起来我们当时管它叫什么。因为它长了一身咖啡色的油亮的短毛，这里我权且把它叫咖啡。我始终也没弄清楚它是怎么成了我的狗。那年我随上山下乡的洪流，来到了巴甫洛。巴甫洛，很酷的名字。不过这地方跟伟大的俄国生物学家攀不上什么关系，只不过是纳西语“野猪冲”的音译而已。野猪冲，乍一听阴森恐怖。即使不像当年林冲险遭毒手的地方，也该是个野猪时常出没，古木参天阴风习习的去处。其实谬也。早年或许有过的野猪和古木早已在人类和自然的斗争中绝迹，剩下的只不过是金沙江边的一个平凡的小村。

知青户坐落在村西的十字路口。北院墙有一个可以过一辆推车的大窟窿。自从我们开始生火做饭以后，渐渐地开始吸引了各种动物到我们的院子里来，从麻雀到猫、狗。每当开饭的时候，这帮家伙们便围成半圆，眼巴巴地瞅着，巴望着谁的嘴里掉出一星半点饭渣，它们便一哄而上，你夺我抢。咖啡是内中的一位常客。它不像其他的动物那般无档次，只是远远地守望着，一旦有机会，便迅猛出击，常常是稳、准、狠，弹无虚发。我觉得有意思，便特意抛点食物给它。咖啡会意，对我摇摇尾巴。日子久了，便常常以二主子的模样蹲在离我最近的地方，对那些太没规矩的鸡鸭猪狗呵斥一通，然后献媚地冲我摇尾巴讨赏。不知从何时起，它干脆搬到我屋子的窗户前住下，俨然非认这个主子不可了。

大约野猪冲早先还真有过野猪，村里有不少猎狗的后代，当地叫撵山狗。咖啡便是其中一条。它通体咖啡色，但肚子是白的，且四蹄踏雪。若不是鼻

子上有一块酷似戏台上小丑的白斑，它应该是一条还算漂亮的小猎狗。猎狗一般不屑看家，若是对什么人不满意，它会不声不响地潜到你身后，然后往你脚后跟上“咔嚓”一口。当然不是照死了咬，只是给你点颜色看看。咖啡因此得罪了不少村民。好在村里没有动物管理机构，没有人将它捉去处理。由于咖啡极会察言观色，很快就得到其他知青的认可。它的悟性很高，不久就学会了一套小把戏，稍息，立正，做得有模有样。最可笑的是它还会把前爪搭到鼻子上敬军礼。修长的前腿站得笔直，若有其事。逗得大伙开怀大笑。奖赏自然是大大的有。渐渐的，咖啡成了知青户的一员。每当开饭的时候，它便进行它的日常演出。

有了食宿，有了工作，咖啡却有点得寸进尺起来，每得一点食物，也不似从前那样受宠若惊，开始有点“你理当给我”的意思了。有时一场表演曲终人散时，若是得不到赏赐，便很是呜呜地愤愤不平。

巴甫洛离丽江城一百多里地，知青们常常找各种理由回家。每当一个知青从家里回来时，大家便分享他（她）从家里带来的食物。这时知青户就跟过节似的。咖啡是最兴奋的一个，只见它忙出忙进，尾巴高频摇动，又是敬礼，又是立正，企望分到点城里的食物。多数时候，它总是能如愿以偿。我们几个女知青把它给宠坏了。饼干是经常有的，运气好的时候还能有点罐头肉之类的。咖啡常常很得意地享受着它用献媚讨好换来的佳肴，时不时对那些不如它幸运、馋涎欲滴的同类或异类发出呜呜的威胁。

咖啡也有碰壁的时候。知青户有一个叫“弯弯绕”的男生，出奇的小气。队里分红的时候，户长代表大伙儿把钱领到户里，分钱时，因为每份不是整数，需要四舍五入，弯弯绕的那份正好被“舍”了几厘。弯弯绕那个心疼。最后，他十分委屈地要求给他的票子必须是新的，作为补偿。

那天弯弯绕探亲回来，咖啡不知好歹，照例要饼干。这饼干好几个大人分一块，您说弯弯绕他能给吗？咖啡卖力地表演了小半晌，弯弯绕愣是一毛不拔。咖啡心里那个委屈。嘀咕着直围着弯弯绕徘徊。最后它似乎放弃了吃饼干的念想。眨巴着三角眼思忖良久，突然抽身上了楼，大伙正在热闹兴头上，谁也没在意。

第二天一大早，楼上突然响起了弯弯绕的嚷嚷声：“谁干的好事！”叮叮咚咚一阵楼梯响过之后，弯弯绕把一双散发着尿骚臭的鞋甩到了当院。男生宿舍在楼上，弯弯绕早上起床时，发现自己平时穿的鞋被尿湿了。看着他气急败坏的样子，女生们捂着嘴嗤嗤地笑，男生们则“王顾左右而言他”，生怕黏着

自己。弯弯绕站在当院骂街，气得呼呼直喘。突然，他把眼光落在了墙犄角的咖啡身上：这厮一脸贼相，正鬼鬼祟祟准备开溜。大伙一下明白过来，弯弯绕抄起一柄锄头追出去好远。弯弯绕从此和咖啡结下了仇，一见就打。咖啡到知青户的次数也越来越稀了。不知从何时起，咖啡断了踪影。大约找到了更好的去处，或是遭了意外，不得而知。

咖啡走了以后，知青户里少了许多笑声。大家开始埋怨弯弯绕太小肚鸡肠。弯弯绕自己也觉得颇无面子。早些时候，由于弯弯绕会持家，大家一致推举他当了户里的事务长。这天弯弯绕去赶集买菜，见到金沙江对岸迪庆过来的一位藏胞在集上卖小狗。其中一只小黑狗毛茸茸的，眼睛又黑又亮。弯弯绕不禁爱不释手，把户里买菜的事忘到了九霄云外，用买菜钱买了小狗。

回到户里后，大伙起先还对此略有微词，后来见小狗实在可爱，也都围上来七嘴八舌为小狗起名。最后还是弯弯绕争到了命名权：小狗一身长长的卷毛，很像一只小黑熊，就叫做小熊。

这次轮到男生宠小狗了。弯弯绕一伙利用职权，每逢他们当值做饭，常常把好吃的尽数与那狗吃。小狗见风就长，不到几个月，竟成了一只大熊。立起身来，几乎和一条壮汉一般高。百十斤重的身条，再加上一身长毛，往那一站，煞是威风。很多年以后，在电视上见过同样的狗，叫做藏獒，说是很名贵的，那是后话。

早就风闻藏狗聪明，果然名不虚传。小熊每顿要吃一大碗饭，就觉得要为大家做点什么。它很快就发现了北墙上的大窟窿。那时大伙有一笔“安家费”，生产队用它为我们置办了不少农具，就放在院子里。贫下中农们觉得这是“公家的”物件，常常从窟窿里进来随便拿。小熊觉得这是个立功的机会，便把看院护宅当成了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天一亮，它便上班了。只见它蹲在离窟窿不远的屋檐下，警惕地注视着来往的人们，风雨无阻。只要有人走进窟窿，它便大声提出警告。偶尔有人混入院内，抄走一件农具，它便追将出去，拿农具的人常常吓得扔下家伙就跑。它还不肯罢休，非要押着那人把农具送回原处方可。等到天黑收工以后，小熊才下班，回屋领取一份晚餐。

有了小熊以后，知青院里倒是清静了不少。平时有事无事总要到知青院转悠转悠的主儿少了很多。小熊又极善辨别各种人。不久，谁是知青，谁是农民就分得清清楚楚，很少弄错。有时邻村的知青过来玩，小熊总是热烈欢迎。有一次一个外乡的知青路过，进来闲聊，他穿了一件当地老乡常穿的羊皮坎肩。小熊汪汪叫了起来，他喝道：“瞎了眼，我是知青！”小熊立刻化敌

为友，热情洋溢地摇起尾巴来。

如此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很快便引起了公愤。一次公社书记在大会上点了小熊的名，给它宣布了十大罪状，第一条就是阻碍知识青年和贫下中农相结合。书记还责令我们尽快把小熊处理掉。知青们本来就一肚子气，好啊，感情和贫下中农相结合就是把墙挖一个大窟窿，家里的东西随便拿呀？自然没去理会书记的指示。

几个月后的一天，书记突发异想，前来造访我们户。可能是因为本公社曾培养出过一位国家级的知青典型，登了报，扬了名，书记脸上金光灿灿，有点想到我们户再造辉煌吧。当书记带着党的温暖一脸阳光地走进我们户时，小熊却不识时务地咆哮起来。平素八面威风的书记也招架不住偌大一只藏狗的穷追，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书记早已经丢盔卸甲逃窜出去好远。待我们喝住小熊，事情已经无法挽回。惊魂未定的书记早已恼羞成怒骂骂咧咧走远了。

小熊闯了如此弥天大祸，大家很是提心吊胆了几天。上边却出乎寻常地平静，好像啥也没发生过。正在我们庆幸躲过一难的时候，小熊突然病了，上吐下泻，口吐白沫，连药也灌不进去。下晚，它似乎好了点儿，我们几个女生正在屋子里收拾准备睡觉时，小熊摇摇晃晃进来了，吃力地摇着尾巴。它把前爪伏在地上，抬起眼看着大家。我突然看见小熊的眼里流出了眼泪。大家都很惊奇。我们以为是小熊病得难受，大家围过去，抚摸了它一阵。小熊似乎好了些，摇摇晃晃又走了。第二天一早，我们发现小熊死在它平时“上班”常蹲的地方。大家这才明白，小熊昨晚是在和大家告别。它从女生那里出来后，又到男生那边重演了同样的一幕。

正当集体户所有知青围着小熊的尸体伤心的时候，民兵排长从墙洞里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一见小熊就大声说：“哈，死了！”说完转身就走。这话引起了知青们的怀疑，平时很“良民”的户长一个箭步冲上去拦住他，几个大个儿围了过去，七嘴八舌地追问起来。这个阵式激怒了排长，他甩下一句话走了：“是书记叫我派民兵下的毒，你们敢把我怎样？只可惜了我那块好肉！”

烧了很久的水开锅了！愤怒化成沉重的寂寞。村里的上工哨刺耳地响起来，知青户里却没有一个人动窝。

还不到歇晌午的时候，社员们正在村西头的大田里薅苗，通向后山的道上突然出现了一支奇怪的队伍，巴甫洛集体户全体知识青年穿戴整齐，用一块门板抬了小熊缓缓向后山走去。两个男生用口琴吹奏着哀乐，女生则仿效